

外国抒情小说宝库

蔚蓝的和湖绿的

白嗣宏主编



(皖)新登字04号

蔚蓝的和湖绿的(外国抒情小说宝库)

责任编辑:江奇勇 装帧设计:陶雪华

出版:安徽省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芜湖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75

插页:4

字数:360,000

版次:1992年3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0796—3/I·716

定价:7.9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外国抒情小说宝库

出版说明

八十年代我社曾出版过一套颇有影响的《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共收抒情小说百余篇，七百万言，印行几十万册，很受读者欢迎。为满足广大读者对读书品位和趣向的追求，我们在“选集”的基础上精选五十余篇具有独特魅力的抒情小说名作，编成一套《外国抒情小说宝库》，奉献给广大读者。愿读者朋友遨游于这片名著天地、徜徉于这一抒情世界时，会情不自禁地喜爱我们的礼物。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次

泰 绮 思

..... [法国]法郎士著 岱 任译(1)

乌 露 玛

...[罗马尼亚]扎·斯坦库著 陈淑贤 张大本译(144)

伦 敦 塔

..... [日本]夏目漱石著 吴树文译(261)

蔚 蓝 的 和 湖 绿 的

..... [苏联]尤·卡扎科夫著 查意楞译(286)

初 恋

..... [俄国]屠格涅夫著 张 蕙译(318)

德 文 郡 人

..... [英国]约·高尔斯华绥著 孳 林译(387)

泰 绮 思

〔法国〕法朗士著

岱 任译

编者按：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原名弗朗索瓦·蒂波，法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生于一个小书商的家庭，十八岁即开始写作。早期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不久即转入小说。《波纳尔的罪行》(1881)、《泰绮思》(1890)、《企鹅岛》(1908)、《众神渴了》(1912)、《天使的叛变》(1914)等是他的重要著作。

《泰绮思》以古埃及为背景，揭露教会的黑暗，风格清新，描写华丽，然而格调欠佳。

莲 花 篇

在那时候，沙漠里住着大队的隐士。尼罗河的两岸，有许多以木板和泥土砌成的小房屋，都是隐士们亲手建造的，各间房屋坐落的距离既能使居住的人孤独营生，又能于必要时得到相互的帮助。那顶着十字架的圣堂，远远近近均临着那许多的小房屋。修士们每逢节庆日期都到那边圣堂去做弥撒。在尼罗河的边际上还有几座修道院，院里的人各自幽居在各人的小房间里。他们决不聚集在一处生活，假使他们聚集在一处生活了，这是为要更

加亲切地尝味那孤独的滋味。那些隐遁的修士们非常节食，每天到太阳落山之后，才吃他们的面包，夹着一点食盐和意沙泊的叶子。这便算他们一天的食料了，有几个人，还要深入沙漠里去，窟洞或坟墓便是他们的居处，他们经营着一种更特别的生活。

他们都谨守着禁欲主义，穿带着惩戒自己的带子和罩瞞眼睛的肩挂。长夜的默想之后，便去睡在光秃秃的地上，祈祷、唱圣歌。总之，他们每天完成那伟大的忏悔的苦行。为了思想到人类生来的罪孽，他们不仅拒绝了肉体的快乐和满足，并且拒绝了那时候的人以为人身所必需的调养。他们以为四肢的疾病适足以使他们的灵魂康健、身体的溃烂和创伤正是肉体最光荣的装饰。他们如此这般地实现那先知的预言了。原来先知说过的：“沙漠里将布满花朵。”

在这圣地旦白衣特居住的隐士们，有的在禁欲和默想的生活里消磨他们的岁月，有的编织椰子树的纤维，或者当稻麦收获时雇佣给邻近的农家，去换得他们的食料。但是异教徒都瞎疑心他们中间有几个当强盗过日子的，或者是加入于流浪的阿拉伯人中间去掠夺旅行商人的。然而实际，这种僧侣所轻视的便是财富，他们德行的薰香一直升到天上去的呢！

天使们扮着青年人的样子，手里携着根拐杖，象旅行客人一般，来访问他们；至于恶魔呢？都套了爱底洼人①的面貌或者扮作野兽，徘徊于孤独的修士们的四周，想诱惑他们。到了早上，修士们带了水壶到泉源那边去取水的时候，他们看见沙面上印着萨底儿②和桑督儿③的足迹。如果从精神的实际的状态想起来，圣地旦白衣特真是一片战场，时时刻刻有天国与地狱的神奇战争，尤其是在夜间。

那种过着禁欲生活的人，被那永受呪咀的恶魔们凶狠地袭击

① 埃及南部一地方的人民。

② 人面豚足有角之魔。

③ 半人半马之怪物。

着，他们靠禁食，忏悔，苦行的种种方法，以及靠了上帝与天使的帮助，才保全了他们自己。有时候，肉体的苦闷象铁针一般凶狠地刺碎他们的心身，于是他们便吼出痛苦的呼声来，那号泣的声音，正和那满天星斗的夜间，饿狗的喊声相呼应。那时候，恶魔们便装扮成诱惑人们的美容貌，到他们的面前来了。原来恶魔是丑陋的，然而有时他们都会套上美丽的外貌，他们的本来面目便给藏过了。且白衣特的禁欲者们，在他们的小房间里，恐怖地瞧见种种淫欲的幻影，并且这种幻影就是在世俗的欲乐里也没那样的荒唐。幸而他们有的是十字架，终而没有被诱惑。那种恶魔们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到黎明时便充满着羞怨而远颺了。因此，在破晓的时光，遇见一两个带哭带逃的恶魔是绝非少有的事。有人询问他时，他便回答说：“我流泪，我呻吟，因为有一个住在这儿的天主教徒用鞭子来打我，用毒骂来赶走我。”

沙漠里的老修士们权力很大，犯罪者和无信仰者都在他们的权力下面。他们的慈悲有时简直到可怕的地步。他们坚持从使徒那里得到权力以惩罚那种对于真的天主的亵渎。凡是受着他们惩罚了的人简直没有什么挽救的了。近村的人民以及甚至亚历山大城的百姓，都恐怖地讲过，大地曾张开嘴来，吞那种被修士鞭答过的恶人。因此，老修士们在无赖的眼中是非常可怕的，在滑稽的戏子、小丑、娶妻的修士、娼妇们的眼中尤其觉得可怕。

这种基督徒的功德真厉害，甚至能使猛兽屈服在他们的权力之下。据说有一个隐遁的修士，到临死时，竟会有一匹狮子走来，用爪替他挖一座墓穴。那个圣徒，看见狮来替他挖墓穴，知道是上帝召他到身边去了，于是与他的道兄们接吻告别。接着，他为了要去睡在天主的怀里，便快活地去安眠在墓穴中间。

据说，那个年纪已经一百多岁的汪督亚纳自从和他的最亲近的弟子，麦山儿和亚麦达，退隐于郭尔静山中之后，在旦白衣特地方上，简直没有一个修士的修行，能比得上汪底诺的修士法非愚斯的了。讲到实际，爱勿冷和山拉比翁所管辖的修士确实最为

众多，修道院里精禘的行动，以及肉体的行动，确乎都很好，可是在苦行这一点上，总不及法非愚斯，原来法非愚斯禁食的本领真厉害，他可以三日三夜不吃一点物品，他带着一根顶硬的毛织的惩戒带，日夜鞭策他自己，并且常常将前额俯贴在地上。

他的二十四个弟子，在他的小屋子旁边都造起他们的房屋来，模仿他的苦行。他以耶稣基督之故亲热地来喜爱他们，并且时时训诫他们去忏悔。在他的精神上的儿子们中间，有几个是做过多年的强盗的，受了这位圣洁的修士的教正而感化了，因而进入修道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既这样的纯洁，便感化了其他的同道者。有个亚皮西尼女主王身边的一个厨子，也受了法非愚斯的感化而做了基督徒，时时流着感恩的眼泪。还有做助祭的弗拉文能认识经典，而且说话也说得很好，也受了感化。但是法非愚斯弟子中间，最可爱的一个却要算那名叫保禄的年轻乡下人，绰号叫老实人，因为他是非常天真烂漫的缘故。人家都嘲笑他的老实，但是上帝却爱好他，显现出幻象来给他看，并且赐给预言的才能。

法非愚斯训诲弟子，以及实行禁欲主义，便是他的圣洁生活。他又常常对着圣经默想，这是为要从那书中找出种种的比喻来的缘故。所以年纪虽然还轻，但功德却已很多了。那些恶魔胆敢袭击那种善良的隐士，却不敢走近他的身边去。月明之夜，有七只小小的野犬，在他的屋子前面，一动也不动，静静的竖起了耳朵坐着。这是靠他清净的品德力量，才得把这七个恶魔停留在他的门槛之前。

法非愚斯生于亚历山大城里的贵族之家，父母给他受过世俗的教育。他也会被诗人的虚伪所诱惑。在少年时代，他的灵魂是昏迷的，他的思想是混乱的，同时他相信人类在段家里翁的时候遇到过大大洪水，因此他和他的同学们讨论到自然，甚至讨论到天主的特性以及是否存在。那时候他的生活正是异教徒面目的糊涂生活。他想起了这一个时代，总是不禁要羞愧的。他屡向他的道兄们说：“那个时候，我简直象放在那虚伪的欢乐的釜镬里沸

煮。”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前吃的肉是烹调得十分精细的，并且常常到公共的浴室里去洗澡。这样的世俗生活，一直到他念书时才终止。他说这种生活，与其叫它为生活，还不如称之为死亡的好。但是自从受教于司铎麦克林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了。

真理一直深入到他心底，他常说真理有如一把刀子刺入他的身心了。他拥抱了加略山^①上基督的垂训，他崇拜那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受过了洗礼之后，尚为习惯的束缚所羁縻，在异教徒中间还住了一年。但是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圣堂里去，他听见助祭念着圣经里的一节道：“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立刻，他就卖去了他的财产，把银子来布施穷人，并且过着修道的生活。

他远离世俗已有十年，不再在肉欲欢乐的釜镬里沸煮了，他是积功积德地浸在忏悔的薰香里。

他有一个习惯，是一片至诚的心里养成的习惯，就是他自己常常考察他以前远离天主时候的一桩桩坏处，务使自己确确实实地意识那时候的丑恶。却说有一天，他照着老习惯思量着，不禁想到从前在历山大城中戏院里见过一个女优了，她非常美丽，名字叫做泰绮思。这个女人在戏剧中显示了她的色相，在观众之前毫无一点畏葸地表演种种的跳舞，那种舞跳得真正巧妙，简直能够煽动世人最激荡的热情来。有时，她模拟异教徒传说中所有关于维纳斯，莱达，派西发爱的种种放荡寡耻行为，煽起所有观众的淫荡的火焰来。那种美貌的青年们，那种有钱的老头儿，抱着一肚皮的爱情，拿鲜花来挂在她门前的时候，她总是招待他们进去，总肯委身给他们的。她如此这般地丧失她自己的灵魂，同时，她又丧失许许多多别人的灵魂。

法非愚斯也曾几乎被她诱惑而堕入于肉欲的罪障里。她会在

① 基督蒙难山。

他的血管中，点着了欲望的烈火。他走过泰绮思的门上。但是那一次，他走到那女优的家门前却站定了，不敢走进去，这是因为他那时候，第一，年纪实在太轻，只有十五岁，自然而然有点怕羞。第二，因为没银钱，恐怕亲眼看见自己被人推出门外来，原来他的父母管束得很严密，不准他多花钱的。慈悲的天主用这两种方法来救起了他的大罪。但是最初，法非愚斯全不感谢上帝，因为在那时候，他还不大明白真实的利益，并且因为他那时候尚渴望着世俗的幸福。现在，在他独居的小房间里，跪在那挂在天秤上似的尘世赎罪者的救世的木象前面，法非愚斯想起泰绮思来了。原来泰绮思是他罪恶的对象，他默想了许多时候，照著那种禁欲生活的老规矩，默想当他无智烦恼的时代，那个女人教唆他那种肉体的快乐是如何的恐怖，如何的丑恶。默想了几小时之后，泰绮思的影子在他面前很清楚显现出来了。他看见她了，那美丽的肉体，象他几被诱惑的时候一般模样。起初，她象莱达那般显现在他眼前，懒洋洋地横在一张风信子堆成的床上，头向后倒着，水汪汪的眼睛里充满着光彩，鼻翼微微在扇动，一张微启的嘴，鲜花一般的胸脯，还有象两条小河一般清丽的臂膊。看见这副情状，法非愚斯捶着胸膛，说道：

“天主，请你做我的证人，我只是想着我罪孽的丑恶！”

然而那幻象的表情不知不觉地变换起来了。泰绮思的嘴唇一点儿一点儿向嘴角边撇下去了，显出一股不可思议的苦痛来。她的睁大了的眼睛里充满着眼泪，充满着光亮，胸口膨胀得满满的，象暴风雨初起时那般的，吐出了一口气，看见了这副情状，法非愚斯觉得自己被扰乱了，甚至连灵魂都被扰乱了。他俯伏在地上，祈祷道：

“有如晨露洒在牧场上一般的，请你把怜悯赐在我的心中，真正的，慈悲的上帝呵，你应得赞美！赞美呀，赞美你！请你从你的仆人身边，拿开了那引导到淫欲里去的虚伪的温存，请你赐我恩惠，使我除了奉你的名义而有的人物外不爱任何东西，因为

任何都要变迁的，你是永存的。假使我怜悯这个女人，也就因为她是你的作品。就是天使们也担着忧闷而注意着她的。呀，主啊！她的生命岂不也是你的一呼吸赐给她的？她不应继续着和市民们、旅人们常常犯罪下去。我的心中非常怜悯着她。她的罪恶可怕到极点了，只是一想到她的罪恶，就使我颤栗，使我觉得恐怖得周身的毛发都竖起来了，但是她的罪孽愈深，我却愈怜悯着她，我想到恶魔们永久苦恼着她，我便哭。”

他这样默祷的时候，他看见一只小野狗坐在他的脚边，他不觉吃了一惊，因为他独居的房间的窗，从清早起没有开过。这只畜牲，仿佛懂得他的思想似的，摇起尾巴来了。法非愚斯用手指书了个十字；那只畜牲便不见了。他这时知道这是魔鬼第一次闯进他的房里来，他便做了一次短短的礼拜，接着他又想到了泰绮思，他独自说过：

“靠了上帝的帮助，我一定去救她！”

他睡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做好了他的礼拜之后，他走去找柏来蒙。这是一位圣徒，住在靠近法非愚斯的地方，也过着隐遁的生活。他看见柏来蒙老是笑眯眯，好和平的，照着老样子在垦地。柏来蒙是老了。他垦殖着一个小小的田园。许多野畜牲都来舔他的两手。恶魔却不来扰他。

“赞美天主！道兄法非愚斯。”柏来蒙两手握着锄头这样说。

“赞美天主！”法非愚斯回答说：“希望你平安幸福！”

“希望你同样的平安幸福！”柏来蒙说，他用衣袖拭去他额上的汗。

“柏来蒙兄，我们说话的题目只应有一个，就是赞美天主。天主说过：它是住在聚集于他的名义下一切之中的。所以我要和你来商谈我的一个计划，也无非是为了增加天主的光荣。”

“希望天主祝福你的计划，象它祝福我的莠草一样！它每天

早上用了他的甘露来赐给我的田地。这是他的恩惠。它在瓜果中间所赐与我的恩爱使我不由己要赞美它。我们大家都来祷祝它将我们爱浴在它的平和里，我想没有比那扰乱我们的心绪秩序的行动更为可怕的了。这种冲动扰乱我们的时候，我们便象醉汉，走起路来，不是歪东，便是歪西，时时刻刻有丑恶地倒下来的可能。有时这种热情会把我们浸到一种放逸的欢乐里去的。沉溺于这种逸乐的人，便在那不洁的空气中，响彻着卑秽笑声。这种可悲的欢乐，会把那罪人领到一切的放荡里去。但是有时这种感觉的扰乱，灵魂的不安也会把我们投入于一种信仰的悲伤里，比欢乐还要惨痛一千倍的悲伤里。法非愚斯兄，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但是在我的长长的一生里，我体验得隐士最大的敌人，便是那悲伤了。我知道这种顽强的忧伤，会象雾一般地包裹那灵魂，将天主的光都遮去了，要知道在这奉宗教者的心上撒布一种惨伤暗淡的气氛，正是解脱的反面，正是恶魔的最大的胜利。假使恶魔只把欢喜的诱惑送到我们面前来，倒不及忧伤一半的可怕，哎，恶魔会很巧妙地使我们忧伤。恶魔不是在我们的神父汪督亚纳面前显现出来一个黑黝黝的美丽的小孩子来吗？那个小孩子真美丽，使人见了要欢喜到眼泪都流出来！我们的神父，靠了天主的帮助，避去了恶魔的陷阱。神父和我们在一处的时候，我知道他逢到了这样的事情。他和弟子们在在一处互相安慰着，却从没有堕入到忧郁里去的。道兄，你来不是要和我商谈你心上的计划吗？假使你的计划是以天主的光荣为目的，我一定很喜欢地帮你的忙！”

“道兄柏来蒙，我要说的确是为了天主的光荣。希望你的高见强固我的毅力。因为你有许多的光明，罪恶绝不会蒙蔽的智光的。”

“法非愚斯兄，我实在还够不上做个替你解鞋带的人，我所犯的罪恶，可说象沙漠里的沙，数也数不清。但是我总是个老年人了，我决不拒绝你的，我当以我的经验来帮助你。”

“柏来蒙兄，那么我来对你讲吧！我一想到亚历山大城里有

个荡女叫泰绮思的，我便觉得非常痛苦。她生活在罪恶的中间，她在那儿为人间之丑事。”

“法非愚斯兄，这真是一桩使人悲痛的神的事情。但是在异教徒中间，象她这样生活着的女人正多着呢！你对于这种巨大的罪恶，想出了什么对症良药吗？”

“柏来蒙兄，我想到亚历山大去找这个女人，想靠天主的援助，使她皈依天主。这是我的计划，道兄，你不赞成吗？”

“法非愚斯兄，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但是我们的神父汪督亚纳习惯地说：‘不论你在什么地方，总不要急于离开本地而想到旁的地方去。’”

“柏来蒙兄，你觉得我的计划中间有什么坏处吗？”

“法非愚斯兄，天主作证，我决不怀疑你老兄的意向！但是我们的神父汪督亚纳又说：‘放在旱地上的鱼要死的，同样，走出了独居小房屋，到世俗的中间去的修士，就脱离了善境。’”

说过这样的话之后，这位老人家柏来蒙将锄头铲到泥里去，开始用力去掘那小苹果树四周的泥土了。当他在垦掘的时候，一匹羚羊从去田园的一圈短树外面跳了过来，跳得真轻灵，一张树叶都没有被带伤。羚羊看见了法非愚斯就立定了，象很惊奇不安，周身起了颤栗，接着它又跳了一跳，跳到那位老人家的身边，将它可爱的头耸到它的老朋友的胸前。

“为这沙漠间的羚羊，赞美天主的光荣！”柏来蒙说。

他走到房间里去拿出一块黑面包来，放在手心里，喂饲这头伶俐的畜牲。

法非愚斯站着想了一回，眼睛注视路上的石子，后来，他便缓缓地走还自己的屋里去，走着的时候，思想着刚才他所听到说话。他在脑子里仔细考虑起来了，他自言自语道：“这个隐士确是一个好顾问，他具有谨慎精细的精神。他怀疑我的计划不大谨慎，但是泰绮思为魔鬼所占有，尽管把她抛弃给恶魔，那便使我更加苦痛了。希望上帝给我光明，领导我一条道路！”

他在路上走时，看见有一只斑鸠落在猎人铺在地上的网里了。他知道这是一只雌斑鸠，因为那支雄的飞到网边来，用嘴来啄破那个线网，要啄破一个洞，好让它的伴侣能够逃出来。法非愚斯是惯用神灵的见解来考察事物的，所以他最易于了解事物的神秘的意义，他一看见两只斑鸠的情景，他就觉得落在网里的斑鸠，就是泰绮思。他自己是象啄破网的雄斑鸠，要用最有力的言语，将那绊住泰绮思的罪恶网上的无形的线一一啄破。他于是赞美天主，更加坚信他最初的决心。但是后来他看见另只雄斑鸠的脚也被网住了，自己也落入于要啄破的网里了，他不禁又疑惑起来。

他一夜没有睡着，刚要天亮时，他看见一个幻影，泰绮思又显现在他的眼前了。她的面貌一点没有淫佚罪恶的神情，身上并不照她的老例披着一块薄纱，却是周身裹着一块布，甚至面孔也裹满了一部分，只给法非愚斯看见一只眼睛，眼睛里正流着重重的雪白的眼泪。

看见了这个幻影，他也哭起来了，思想这个幻影是从天主身边来的，他便再不迟疑了。他立起身来，拿了一根多节的木杖，这是信仰基督教的记号，走出房间去，他仔细地把房间关了。不使沙漠里的野兽和鸟雀闯进他房里去，弄污他藏在床头的圣经。他唤了助祭弗拉文过来，把二十三个弟子交托他去管理。身上只裹着长长的一块布，他就向尼罗河去的路上走去了，他想沿着里比亚河岸一直步行到马其顿人所建设的城市。他从天亮起就在沙地里步行，疲乏与饥渴，都不介意。当他看见那河流象血一般的水，在那象火一样黄金一般的岩石间流动时，太阳已经降落到地平线之下了。他沿着河岸走，走到那散居在沙漠中的隐士家里去，用着天主的情分，向隐士们乞食。他所得到的却是骂骂，拒绝和威吓。然而他不介意，仍旧是高兴地走着。他不怕盗贼，也不怕猛兽，最使他费心的，却是怎样避去途中所遇到的村庄和市镇。他为什么要避去市镇呢？因为他恐怕遇见小孩们在他们父亲

屋子前玩着骨牌，或者恐怕在水边看见那只穿一件湖色衬衣的妇女们拿着水壶在微笑。因为这一切对于修道者都是危险的。原来他读圣经时，读到基督在城市里来回以及和弟子们在一处吃穿等记述时，在他，有时也觉得是一种危险，原来隐士们专心地刺绣在他们信仰的丝绢上的德行，虽则是壮丽，但同时也极脆弱，若被世俗的矫风一吹，就会把那可爱的颜色，吹成灰暗。法非愚斯之所以要避开城市，就怕看见了世人，便把他的信心弄成软弱的。

他于是从荒漠的道上走。晚上的时候，柳条被吹着，喃喃微语，便不禁使他颤栗起来把他的帽子拉下罩在眼睛上，因为万物的美丽，他一点也不要看到眼里去，走了六天之后，他走到了一个名叫西尔西来的地方。那条尼罗河便在那儿流到一个狭小的山谷里去，这山谷的两旁是起伏着的花岗石的山脉。这个西尔西来的地方，原来当埃及人崇拜恶魔时代，是筑像的场所。法非愚斯看见一个狮身人面兽的大头颅还残留在岩石的中间。他恐怕这个大的头还保持着什么恶魔的魔力，他便用手画了个十字架，同时呼着耶稣的名字，果然：立刻有一头蝙蝠从狮身人面兽的一只耳朵里逃了出来。法非愚斯觉得他把一个住在石像里几千年的恶魔赶跑了。他便更热心了，拾了一块大石子向那偶像的脸上投去。立刻那狮身人面兽的神秘的脸上显出一种非常的伤惨，使法非愚斯看见了，也为之感动。诚然，这石像的脸上所刻着的超人间的苦痛表情，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为之感动的。怪不得法非愚斯要对狮身人面兽说：“呀，畜牲，照我们的神父汪督亚纳在沙漠里所遇见的萨底儿和桑督儿的样子请诉说耶稣基督的神圣吧！我便将奉父与子与圣灵的名义来祝福你。”一点蔷薇色的光明竟从狮身人面兽的眼中显出来了，厚厚的眼皮眯了一眯，花岗石的嘴唇艰难地在发声了，象人间的回声一般，叫出了耶稣基督的圣名，法非愚斯于是伸出左手去，祝福这西尔西来的狮身人面兽。

后来，他就继续他的旅途，那个山谷渐渐展大了，他看见一

个大城市，遗迹，残余的庙堂还站立在那儿，用偶像来当作石柱支持着。那偶像中，有几个生着牛角的女人像的头，仿佛得到了上帝的允许，呆视着法非愚斯，这个不禁使他恐怖得脸孔也发青了。他这样子走了十七天，吃的东西是青草，夜里是睡在雌鱼精所到的废墟里，和野猫，法老种的老鼠做伴侣，法非愚斯知道雌鱼精是地狱的使者，他用手来划着个十字架，将她们赶去。

第十八日，在离开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发现一间用椰子树做的可怜的草棚，一半已埋在飞沙里了。他走近这间草棚去，他想其中一定住着个圣洁的隐士的。因为那草棚是没有门的，所以里面有什么，可以一览无余。里面有一个水瓶，一堆葱，一张干草做的床，他自言自语道：“这正是一个修道者的家具。凡是隐士大抵不离开他们的独居的房子的，那么我一定可以遇到这儿的隐士了。象圣洁的神父汪督亚纳走到隐士保禄的身边，将保禄吻抱了三次，我也要去给这里的隐士一个平和的吻。我们便可互相谈永火的事，或许我们的天主会叫乌鸦送一篮面包来，这间草棚里的主人就要很热诚地招我进去切面包吧！”

当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他在草棚四周走了一圈，他要看看这里究竟有没有人。没有一百步的路远，他果然看见一个人打坐在尼罗河的岸边，这个人周身不穿一点衣服，那头发象那胡须一样的雪白，那身体比红砖还要红。法非愚斯认定这是一个隐士，他用着修士们相见时所讲惯的话说道：

“祝你平安，我的道兄！祝你有一天尝到天国的甘露。”

那个人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的象没有听见人家讲话一般。法非愚斯以为这个人的默然不语，大抵因为入了恍惚的境地的缘故，圣者是常会投入于恍惚里的。他跪下来，两手合十，跪在未曾相识者的身旁，祈祷着一直到了日没的时候，看见那个人还是一动也不动，他便说道：

“我的神父，我见你浸在恍惚的境地，如果你现在已从恍惚里醒了转来，那么请你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给我祝

福。”

那个人头也不旋一旋，回答道：“旋客呀，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是不认识这个天主耶稣基督的。”

“怎么，预言者已预言了主的诞生，殉教者已通告了主的名字，皇帝自己也崇拜他，不久之前，我从西尔西来的狮身人面兽上也显出他的光荣。你竟能说不认识他的吗？”法非愚斯这样叫了起来。

“朋友，”那个人回答他，“我不认识他是可能的，不但可能，而且确实有的，假使地球上是有‘确实’这件东西的话。”

法非愚斯听了这样的话，真是不胜惊奇之至，看见这个人一无信仰的愚鲁，颇为悲伤。他便说道：“你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所做的工作便一无所用，你也得不到永久的生命了。”

那个老人说道：“什么活动呀！什么自抑呀！这都是空的，就是生与死也没有什么两样。”

法非愚斯便问道：“怎么？你不想生存在永久之中吗？但是，请你对我说，你不是照隐士的样子，住在沙漠里间斗室里吗？”

“这倒是真的。”

“你不是完全裸体，抛弃了一切的吗？”

“这倒是真的。”

“你不是只吃着树根，遵守着禁欲生活的吗？”

“这倒是真的。”

“你不是摒弃了世上一切的虚荣的吗？”

“大抵使人忧虑的空虚的东西，我确实抛弃了。”

“这样说来，你是象我一样，贫穷，清廉，孤独的呀！但你竟不能象我一样也为天主的爱，也为天国的幸福而生活的吗？这真使我莫名其妙的了。假使你不信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要积德，假使你不希望得到永久的宝贝，为什么要舍去尘世一切的幸福呢？”

“旅客呀！我並沒有舍去一件幸福的呀！我只自欣幸发现了